……谁能想到有2！！我自己也没想到！！我爱写段子！！

1、

侯亮平最近有点烦。

恰如某一位学长所言，侯同学穿着白衬衣牛仔裤在汉东政法里头闲逛，往哪儿一站都发光\*，用一句特别矫情并且做作的话来形容侯亮平近来的心情——我太受欢迎了怎么办？

鉴于政法大学阴盛阳衰的艰难现况，有几分姿色的男生往往都是受追捧的，但被学姐学妹倒追多年的侯亮平同学没想到，自己竟然能遇到如此锲而不舍没皮没脸的追求者。

在书桌上震动不停的小灵通在侯亮平眼中俨然一块烫手山芋，他战战兢兢端坐在书桌前，把惶恐的眼神投到翘着二郎腿玩贪吃蛇的陈海身上：“陈海，怎么办，张珍珍又来找我了！”

“……”沉迷游戏的陈海得空瞥了一眼脸色惨白的侯亮平，“你别理她不就是了。”

“别理她？你以为我不想吗？我这辈子都不想见到她了好吗？！”侯亮平仿佛想起什么可怖的事儿来，“她每次上大课课间都在门口堵我，我连厕所都不敢去啊！你让我怎么办啊！”

侯亮平绝望的嘶吼还是引发了陈海的同情：“那要不你去找个女朋友？有妇之夫她总没法纠缠了吧？”

“你觉得现在全校，包括一小时车程内的任何大学，有哪个姑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侯亮平想起张珍珍甜美油腻的假笑和莫须有的独占欲，背后直冒冷汗，“我总不能真折在她手里吧？海子！你救救我啊！”侯亮平吼完又缩回了陈海的床上，躲到了视线盲区里，抱着膝盖盯着认真贪吃蛇的陈海看了好一会儿，提出了一个特别馊的主意：“陈海，要不咱俩恋爱吧？”

“……啥？！”陈海手下一用力，贪吃蛇拐了个弯撞上了自己，他带着游戏失利的愤怒和惊愕转过头质问侯亮平，“你再说一遍？！”

“陈海，你听我解释，我不是真想和你谈朋友，就是，你看吧，现在也没有姑娘愿意接受我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隔壁还有祁同伟，对门还有程度，还有，真要一了百了你怎么不去找高老师？！”

“陈海，你看吧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这话我只对你开得了口嘛，你就发发善心救救我？”侯亮平双手合十，皱紧眉头眯了眼，又睁开右眼一丝缝偷觑陈海的表情，脸上写满了委屈和乞求。

“……真拿你没办法，”陈海叹了口气，“要不是我答应侯叔叔要好好照顾你，这烂摊子你可得自己收拾！”

汉大最近出了件大事。

政法系上到七年硕士下到黄毛学妹都心心念念的侯亮平同志，这回真的变同志了。更让人心惊肉跳然而不容置喙的是，他的同志对象是另一位被众人虎视眈眈的待嫁对象——陈海同志。

于是乎各位莺莺燕燕们眼见着本来就出双入对，好得恨不得穿同一条裤子的海侯两人现在连自习都坐在图书馆情侣专座，每节大课下课都刻不容缓地往寝室赶。

……陈海和侯亮平这么急着赶回寝室，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2、

事实表明：人倒霉起来，喝凉水都塞牙缝。

这句话用来形容当下湿漉漉浑身发抖的侯亮平再合适不过了，他倔强地握着栏杆，在一米二的游泳池面前挺直了腰板，坚决不踏入这块堪堪没过自己小腹的池子。

“侯亮平同学，”姚老师很无奈地蹲在缩成一团的侯亮平面前，谆谆善诱，“你看这水连你的胸都没到，你干嘛怕它呢？”

“姚老师，人在浴缸里都会被淹死，何况一米二的游泳池？”

“……侯亮平同学，你怕水就直说，不用说这种冠冕堂皇的借口。”

“我不怕水，”侯亮平看着波光粼粼的水面咽了咽口水，“淹死的都是会水的，这个道理老师你不懂吗？”

“我懂，”老师笑着点点头，一转身趁侯亮平不备一脚把他踹进了池子里，“我也懂你要是不学会游泳，这辈子都别想从汉大毕业！”

一屁股滑进水里的侯亮平手忙脚乱地扑腾起来，越是想要往上浮，重心却越是往后背倾斜，薄薄的一层水覆盖在他的面上，却怎么也没法将鼻子探出水面来。泳池里掺了消毒剂味道的水灌进他的鼻腔，又呛又辣，侯亮平从来没有这么惶恐过，没来得及戴泳镜的他模模糊糊看见一团肉色的影子，便八爪鱼似的缠了上去，扒拉着对方的肩膀终于双股战战地在水里站稳了。

“猴子，这怕水的毛病，你还没改啊？”

“陈海你闭嘴吧，”刚从溺水的惊悸里缓过来的侯亮平眼圈发红，但眼神里的杀意还是一分不少，“你见过猴子下水的吗？！”

陈海无奈地扒开侯亮平黏在自己身上的手，想狠下心推开他，被侯亮平湿漉漉的眼神一瞧又狠不下心来，他伸手将侯亮平垂到额前的碎发抹到耳后，又将他箍在头顶的泳镜拉下来，服服帖帖地替他戴好。

“我拉着你，你先学着漂浮，”陈海看了眼侯亮平脸上又显出来的慌乱神色，安抚地捏了捏他的肩膀，“我拉着你呢，别怕，先吸气。”

不远处蛙泳起步但是被人踢了一脚，狼狈地从水底下钻上来的祁同伟迷蒙地抹了把脸，转头问同样刚浮上水的程度：“你觉不觉得今天泳池的水有股气味？”

“啊？”反射弧一向很长的程度闻了闻自己手上的水，“什么味道？”

“……恋爱的酸臭味。”